

吃野味

□ 查鸿林

相比较而言,我还是喜欢农村的冬天和春天的,虽然没有枝繁叶茂、硕果累累的招摇,却有些许的宁静祥和,有许多野味相伴,可以大饱一场野味的口福。野味大致可以分为两种,一种是动物的野味,在冬季里尤其是雪天居多,一种是植物的野味,大多是在春天里。野味是天赐的仙味,有别于人间鲜味,须用心品尝方可得味。

冬天里,寒风凛冽、白雪皑皑,人往家里走,野兽往外跑,源于它们不像在春夏秋季节,食物上断了链子,需到野外觅食,给人平添一些寻野货吃野味的机会。野兔、野鸡、冬笋比较平常,偶尔还能遇上野猪、野山羊之类的较大动物。记得小的时候,雪花漫天飞舞的日子,一帮小伙伴就跟随着大人,手里拄着一根木棍,在田野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,寻觅野兔的踪影。一次,远远地看到一只野兔在东张西望,邻家的老伯使了个眼色,向我们打了一个手势,我们立马分工合作,围成一个半包围状,把唯一的通道留向一堵墙和大树林立的地方,然后齐声吆喝起来,野兔受到突如其来的惊吓,慌不择

路,在棍棒的迫撵下,撞向树桩晕倒,我们一哄而去,拾起拎在手里,沉甸甸的有四五斤重,旗开得胜,大伙劲头更足了。

挖冬笋要选时间选竹子、找竹鞭找冬笋,开挖冬笋也比较麻烦,不像找春笋那样有趣。有年春天,去皖南号称“安徽川藏线”游玩,山里竹子多,春笋笋也多,农人们热情大方,随便我们在山边竹林拣春笋,春笋很多,大的都有两三岁孩子般高,大碗口粗,一个个黑乎乎地矗立在路旁,我们看到后,兴奋地上去就是一脚,有些脆嫩的,“嘎吱”一声就倒下了,坚挺一些的要脚踹手扳才能倒下,不一会儿就扳倒十几根春笋,每个人都美滋滋的。

白天丰硕的收获,更给晚餐增添了光彩。一群人带着半晌工夫的“战利品”,热热闹闹进了村,找个居家宽敞的人家,把野货们往树一挂,剥皮、开膛、清洗,一阵忙活,野货们伴着姜、蒜、辣椒等佐料,放入大铁锅里“噼里啪啦”烧了起来。农村的空气清洁,没有杂质,野货纯正诱人的香味随着袅袅的青烟氤氲整个村庄上空,百米

远都能飘来阵阵香味,撩拨你的味蕾。把庄子里德高望重的人请过来,两张八仙桌拉开,大人们一桌,叙旧、喝酒、划拳,推杯换盏;孩子们一桌,还陶醉在刚刚发生的那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捕捉快乐之中。如今,那其乐融融的氛围和场景只能尘封在记忆里,时刻闪现着温暖的光。

春天里的野菜更是有滋有味。刚过完春节,野菜就像人们脱去裹挟一冬的棉袄那样充满活力,最先落入春盘的应该是荠菜,锯齿边狭长的叶,和那细小须状般粉红的根,周身散发出别样的清香,凉拌、做馅、清炒,食时口舌生津,食后余味悠长。接着,马兰头、水芹菜、香椿头、槐树花、春笋、马齿苋……一波波野菜粉墨登场,看得你眼花缭乱,吃得你心花怒放。

小时候,在农村吃这些野味,都是居家常事,也没觉得有多么稀奇和珍贵。如今,吃野菜是我保留的习惯,由于稀少,深感它与我们渐行渐远,每每想起这些,那人那事,那物那景,晃在眼前,留下一段时光让我们去慢慢追寻。

古道西风

□ 董地轴

在云南,有人告诉我“云南十八怪”,其中有一怪就是“湖泊都叫海”。拉市海距丽江市市区十多公里,是一个四面被山包围的浅浅的湖泊湿地。远远望去,像一面硕大的镜子镶嵌在崇山峻岭中。这里植被丰茂,一群群的水鸟在碧空中时起时落,还有人撑着长篙,驾一叶扁舟在水中漂移,山的倒影随清波荡漾,缠绵着水草晃悠曼舞。

我拿着相机,在湖边的一个纳西族村庄东游西串。小小的村庄,都是些陈旧的老屋,但是古老的房屋结构尽显纳西族风情和韵味。因为不是旅游旺季,小村庄显得有些冷清,偶尔看到的都是老人和孩子,再就是家犬或在杂草丛中嬉戏或懒洋洋地卧躺着,人走过去,它们连打眼皮的劲好像都没有。

突然,一阵清脆的铃声在前方的巷子里叮叮当当,小村庄即刻喧嚣了起来。我跟在尘土飞扬的马队后面,最后来到了一个马庄。马庄前,有一家商店,门前聚集了一些游客在和马夫讨价还价。商店同样是一幢老旧的房子,墙上还能看到那个特殊年代的印迹。这时,我与坐在店前的一位七十多岁的大爷聊起了天。我问,“这里交通这么不便,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,日子一定不好吧?”“那可不行!那时,非常穷,没有收入来源。现在,很多人都到这里来旅游了,我们这里的年轻人就有赚钱的机会了。他们旅游旺季的时候做旅游,淡季的时候就出门打工,老弱病残就在家放马。反正一年都不歇。”

“茶马古道”是一条异常艰难崎岖的马道,又窄又陡,而且一路泥泞。就这样在山间的小路上,一队队的马一个紧挨着一个,首尾相连成一条直线,望不到前后。然而,这些马队却有节奏地行走着,不一会,渐渐

地就将纳西族人的小村庄抛在了身后。古道,开始向山上延伸开来。马时常走在悬崖边上,驮着人似乎很吃力,一会儿,我能感觉到马流汗了。顿时,我心里开始惧怕起来,心想万一马一下子踏空了或者累倒了,那我就要滚到山下,粉身碎骨。但看到马夫小伙子乐呵呵地哼着小曲,看到四周如画般的景色,我的情绪也就缓和了下来。坐在马背上,居然能感觉到一阵阵从西面吹来的山风,更增添了一分闲情逸致的快慰和惬意。马鞍上随风叮咚作响的铃声着实让人体验到那种“山间铃响马帮来”的往日岁月。

就这样,经过三个多小时来回颠簸,我又回到了拉市海畔的纳西族村庄。此刻,一叶小舟载着我轻轻划过水面,在夕阳中激起一层金色的浪花,船帮下可以清晰看见许多小鱼在水草之间穿梭。微风一过,水草就像无数根黑色的飘带在水中招摇,夕阳的余韵也被摇晃成一湖细碎的金子。船越行越远,水面也越来越静,越来越不见底,船夫卷了卷袖子,然后使劲气地把长长的竹竿朝水底扎去,并快速撑开划动,船瞬间轻盈地驶向“海”的中心。

转眼间太阳已经被山峦阻挡,暮霭袅袅的河滩上三三两两的马在缓缓食草前行,偶有水鸟停落水草上。远处,层层叠叠的青山连绵起伏,一直延伸到天的那边。山谷里响起了一阵歌声,仿佛那声调自天而降,回荡在拉市海四周的天际间,那是纳西人暮归的牧歌。山路弯弯曲曲,歌声时而激越,时而婉转,空气中洋溢着田野泥土和青草的芬芳,夹杂着各种花的气息。微风佛来,香飘四野。

此刻,我也想和上一曲,放歌一首,蜿蜒在这西风古道上……

糖画人

□ 龙红平

接送孩子上下学成了生活的一部分。看着孩子们的笑脸,觉得花儿都逊色,世间万物唯有童真最美丽。

可孩子们的心思时常被学校周边各种零食和玩具所吸引。眼睛直勾勾地望着“一”字排开的玩具,卡片、魔法棒、稀奇古怪花花绿绿的包装盒……吃的就更多了:汉堡包、炕饺、鸡柳、千层饼、肉丸子、竹筒粽子、米粑,呼的一下全摆在了面前,光看都回不过神,更甭说挑上心仪食品,大块朵颐时的兴奋了。那香味总会勾住孩子的脚,当然,也会诱惑着我的胃。

糖画,那是我儿时甜蜜的记忆,也是现在孩子们的嘴角飞扬。一勺糖,一画板,一群孩子,便是糖画营生独特的风景。一块小而方四周画有飞禽走兽、花鸟鱼虫的转盘,用手拨转棒轻快旋转,指针最终指定什么,糖画人就会做什么,这感觉很微妙。

糖画人,是一位着深蓝色的长大褂六十多岁的瘦个子老头,一张饱经风霜的脸写满岁月的诗行,每次见他都是全神贯注着手中的糖画,有时鼻梁上眼镜框滑到鼻尖,那模样滑稽又可爱。凹陷的眼睛,深邃明亮。很少见他闲着,也许做糖画是他最充实快乐的事。

他用装着糖的瓢倾泻在光滑的铜板上,在自由灵动间,随着糖丝的粗和细,手臂的起和伏,或龙或兔、或猫或狗、或蝶或鸟在光滑的铜板上呈现,趁未硬化或定型时,用铲子慢慢铲离铜板,最后用竹签黏在背面,放在铜板上待其冷却变硬,一个糖画就完成了。“糖画是写意的,自然的,充满着自然美,一抖、一抹、一勾、一挑、一拍,手法都很有表现力和感染力。孩子们兴奋地比划着,大人们也静静凝视着,以勺为笔,以糖为墨,短短几分钟里就能诞生一件作品,除了熟能生巧以外,我想还得益于精妙的绘画构思吧。

忽然有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挤上前很认真地说:“糖爷爷,我要飞机,您能帮我做一个吗?”“为什么要飞机呢?”“妈妈去海南工作了,好久都没回来看我了,爸爸说只有坐飞机才能到看到妈妈……”“好咧!”飞机工艺复杂,翅膀要做四个梯形的块块,再粘起来,当雏形出来时,“飞机,飞机!”孩子们雀跃着高声叫道,小男孩眼中闪闪发亮。不一会飞机落在了小男孩的手心里。“谢谢糖爷爷,我可以见到妈妈啦……”在一群孩子们羡慕中,小男孩小心翼翼地擎着飞机离去,望着他远去的背影,看到糖画人脸上浮现的一丝笑意,我从中感受到糖画的独特魅力——灵魂的舞者,魅在无声。

牵着孩子的手,听她叽叽喳喳说着校园趣事,一阵风吹来,空气中弥漫着些甜,飞得很高,飘得很远……

心简单,生活就是童话

□ 董少广

有人说,富人和穷人生活方式是不同的,富人打网球,穷人打羽毛球。生活态度也不同,富人因为心情而消费,浪费就是消费;穷人因为需要而消费,花费不当就是浪费。所以一个“用了算”,一个“算了用”。

收入越高的人越觉得自己是穷人,这并不是荒诞,收入高往往支出也高,自视也高,总觉得身价还没有抬够。当人的身份、成就由功名利禄所支撑,甚至奢华的生活也成为体面,人心便多了“身外之物”,站在幸福里找幸福,更容易被虚荣绑架。

古希腊哲学家认为,最理想的家是既没有什么奢侈品,也不缺少必需品。奢侈品是给别人看的,必需品是给自己用的,世界是自己的,与他人毫无关系,白天有说有笑,晚上睡个好觉,平平淡淡才是真,越到老年,你体会越深。叔本华曾经说过,自由意志所追求的满足,永无止境,满足是短暂的,满足之后就是空虚与焦虑,即人类总是摇摆于穷困与无聊之间。

2018年,二月河走了,他是我敬仰的作家之一。凭借版税二月河可以过着非常优越的生

活,不少人提出要给他换更好的住处,甚至曾经有人打算送他一套别墅,他都拒绝了,一直住在一个红砖小院里生活节俭,清淡随和。《二月河文集》出版时,他不止一次借夫人来到编辑部,要求把版税收入降下来,有人拿着盗版书找他签名,他也签,几十年来清清白白做人,踏踏实实做学问,劳菲自主,修德若斯,让人高山仰止。

一天,雨过初晴,小区平时干涸的水池积了许多水,2岁多的孙女在水汪里,和小朋友们一起疯玩,用脚不停地踩水,水花四溅,多次险些摔倒,怎么劝都不肯回家,孩子的快乐就是这样简单。孩童为什么容易快乐?因为他们的心思轻、欲望浅。心有所属,行有所向,人生过的是心情,你觉得开心就好,小时候,幸福是件很简单的事;长大了,简单是件很幸福的事。

生活累,一小半原于生存,一大半原于攀比。别总是遥望不属于自己的风景,一辈子不长,需要的东西并不多,想要的东西非常多,人生如戏,戏如人生,有时为了得到想要的东西,却失去了比这更珍贵的东西。

